

回忆恩师赵景深

所谓老师，不正是交给你“钥匙”，由你自己去打开知识大门的人么？

□ 撰稿 | 翁敏华

我1979年秋始读研究生，师从上师大曲学家章冀荪先生。由导师引荐，我很早就在曲会上拜识了赵景深先生。1980年初，得以步入淮海中路四明里6号赵府听课。那时候，赵先生每星期六下午3点，在家里给研究生与复旦青年教师讲《戏曲文学史》。我摁响他家后门的门铃，保姆阿姨从三楼窗户探出头来，随后把钥匙放在竹篮里荡悠悠放下来。每当这时我心里总会想：所谓老师，不正是交给你“钥匙”，由你自己去打开知识大门的人么？

此后两年多时间里，赵老生病住过三次院，我们几个赵门弟子或私淑弟子，便轮流在先生的病榻边照料。这可是特殊的“师从”呵！与先生单独待在一起，单独交谈交流，细细品第先生的为人处世，精神品格。先生一直腿脚不好，走路不利索，在华东医院病房，每天下午要起床，站在两张病床的夹道，把着栏杆，做保健操。先生说：这操是我自己编的，这里拿一节，那里拿两个动作，拼凑起来的，适合我们腿不好的老人做。先生做得那个认真劲儿！动作又极柔和，一点不张扬。我端详着他满头微卷的柔软白发，心里想：先生年轻时还不知怎样知寒知暖呢。写下这些时，则联想到当今的一个流行语：暖男。

他让我吃橘子，我有愧于空手而来，不肯吃，就伺候他午睡，说时间不早了，快快闭上眼睛睡一会儿，他就跟我做交易：必须看着我吃了，才肯闭上眼睛。没办法，只好剥开一只，先取下一瓣送到他嘴边，他就把脸埋进被窝里，几次三番。简直像个大男孩儿正和他姐姐闹着玩儿呢！总觉得那埋进被



赵景深演出昆曲。

窝的，是一脸的调皮嬉笑。自此，我懂得了何为童心。

1981年12月，病榻上的赵景深先生问我：“毕业论文题目定了吗？”我答还没有。“我看您（他每次都用敬语）还是继续搞南戏吧，有一定基础了。”于是定为南戏。“赵先生，《白兔记》资料不好找。”“下个礼拜六，我给你。”

下个礼拜六，以为老先生刚出院，事儿多，也许忘了。不料刚到，先生已拉开抽屉，取出用回形针别在一起的资料，有剪报，有杂志，有手稿，交给我。其中一份解放前的剪报，先生说这送给你，自己有多余的。后来证明，凡是我要的东西，先生一次也没有忘记过，好像我们借书、讨资料，求教，就是好学生，就是正在研究学问呢，老师高兴还来不及，何来厌烦？

早听说赵老每天写日记，在病中，也一天不误，哪怕发着高烧。有时上午没写完，下午总记着继续。那天赵先生正睡午觉，鼾声连连，我坐一边看书，突然一个声音响起：

“快扶我起来，我要写日记。”因为与鼾声接得太近，我还以为在说梦话呢！我想，先生一定是带着写日记的念头入睡，睡到八九不离十又让这念头惊醒。先生的日记写得很细，那一手秀气的小字，让人看了心里好一阵温暖。

现在回想，我能四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，多少受到赵景深先生的影响。先生去世那天的日记里我写道：“先生去了。继遗志，首先要催促自己做一个好人，其次是做一个勤奋的人、认真的人、有建树的人。”



《居家不添乱，战疫必获胜》鲍莺